

圣胡安 — 与 ICANN 组织高管团队的问答会
大西洋标准时间 2018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 — 09:00 至 10:15
ICANN61 | 波多黎各圣胡安

邓肯·伯恩斯

(DUNCAN BURNS):

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在本次大会最后一天起个早床来参加活动。欢迎来到 ICANN 组织高管团队问答会。我是邓肯·伯恩斯，全球传播副总裁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办公室总经理。

我现在重申一下本次会议的规则，提醒一下大家本次会议的预期行为标准。希望大家都注意遵守这些要求。希望大家都注意保持礼貌。我们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但请大家都注意保持礼貌。

这是一次公开性的问答会，大家可以随意提问。提问时，请走到麦克风前，说出你的问题。高管团队成员将尽力给出回答。我们可能向组织中的主题问题专家求助，他们中有些人就在现场。有些问题我们可能无法现场回答，但我们将在会后联系提问者。有些问题可能涉及个人或保密问题，我们无法予以回答，但我们会尽量妥善处理。

会议结束后，我们会将所有问题的回答发布在 ICANN 网站的“总裁信息角” (President's Corner) 页面中。大家滚动到网站底部，点击“总裁信息角”便可查看。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我们只开放一个麦克风。请大家有序排队发言。发言时请放慢语速，报上你的姓名，并说明自己代表什么组织。

我们希望本次会议比公共论坛略为随意一些，所以我们不会进行两分钟的发言倒计时，不过还是请大家要有时间观念。本次会议的时间预算是 1 小时 15 分钟左右。

远程参与本次会议的人士可能会发现今天 Adobe Connect 用不了，但我们确实开放了远程参与。我们现场还安排了口译人员，大家可以根据需要以其他联合国语言听取会议发言。

如果远程参与人士要提出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engagement@icann.org，我们的远程参与团队将读出你的问题，届时我们将按正常程序给予回答。

正式开始提问之前，让我们有请 ICANN 总裁兼 CEO 马跃然开始做自我介绍。

马跃然 (GÖRAN MARBY): 早上好。首先我要借此机会感谢 SO 和 AC 领导团队协助我们举办今天早晨 9:00 的这场公开会议。

自从加入 ICANN 以来，我一直以来都在努力设法增强组织的透明度。但我们绝对不可以将信息透明和信息泄露混为一谈，增强透明度并不是将所有信息发布到网络上供所有人查看。因此，我很高兴能够举办这场会议，让大家有机会与我们进行讨论和交流，无论我们的讨论有没有相应的背景。

我不准备发表什么演讲，我现在就把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即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高管团队都来到了现场，大家可以直接向我们提问。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踊跃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邓肯·伯恩斯： [谢谢]，马跃然。苏珊娜 (Susanna)，从你开始做自我介绍，可以吗？介绍一下你的姓名和角色就好。

苏珊娜·宾内特

(SUSANNA WONG BENNETT)

(王孝蓉)： 苏珊娜·宾内特（王孝蓉），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戴安·施罗德

(DIANE SCHROEDER)： 戴安·施罗德，全球人力资源部高级副总裁。

戴维·康纳德

(DAVID CONRAD)： 戴维·康纳德，首席技术官兼高级副总裁。

哈维尔·卡尔维兹

(XAVIER CALVEZ)： 哈维尔·卡尔维兹，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马跃然： 马跃然，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阿克兰·阿特拉
(AKRAM ATALLAH): 阿克兰·阿特拉，全球域名分部总裁。

约翰·杰弗里
(JOHN JEFFREY): 约翰·杰弗里，总法律顾问兼秘书长。

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莎莉·科斯特顿，利益相关方合作部主管。

杰米·赫德伦
(JAMIE HEDLUND): 杰米·赫德伦，负责合同合规和消费者保护事务。

特里莎·斯旺哈特
(THERESA SWINEHART): 特里莎·斯旺哈特，负责战略和战略计划。

阿什文·兰根

(ASHWIN RANGAN): 阿什文·兰根，工程部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戴维·奥利佛，政策和建议制定团队主管。

曼迪·卡维尔

(MANDY CARVER): 曼迪·卡维尔，政府合作部副总裁。

邓肯·伯恩斯:

很好。现在麦克风已经开放。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会议，各自回家。如果有问题，请开始排队发言。玛丽莲 (Marilyn)，从你开始吧。

玛丽莲·凯德

(MARILYN CADE): 我先发表一个接近事实的陈述，然后提一个问题。这个陈述与在场所有部门的人员都有关。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人员，感谢你们为所呈交的材料收集更多信息而付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我曾与财务团队一起开过三次会议，我基本算得上是他们的编外成员了。

但即便是我也不能阅读和理解所有信息。社群就财务、运营和预算报告给你们提供了许多反馈，还开展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莎莉以及特里莎领导的工作组所做的工作。本周以来，我们的工作非常繁忙。我们在密切关注所有事务，现在大会即将结束，我们将各自回家继续处理没能在这里处理完的大量邮件和工作。

社群就运营规划和预算分配向你们提供了许多评论和问题，你们将收到许多问题，而且我知道你们会联系那些提出了问题的人士。另外，人们在各场会议上也提出了许多评论。我的问题是，你们如何至少从收集信息的角度纳入这些评论的观点？

马跃然：

谢谢玛丽莲。我们收到了 155 条评论。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些评论涉及的问题不止一个，其中某些评论还是相对立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了解评论的整体情况，了解其中的趋势，看哪些评论获得了更多支持，以及哪些评论获得的支持要少一些。这是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

我们在后面当然会考虑所有评论。我要借此机会声明我们还增加了一些工作，也就是我们在本周前几天讨论的关于 85% 或 15% 的问题：85% 的预算将固定分配给特定工作，例如章程相关的事务、章程所要求的事务、政策相关事务，以及审核确定的事务。

我个人要感谢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及所有参与者，因为 [听不清楚] 以及在呈交预算报告时，我无法就某些事务提出建议。但通过对话，我们可以开始讨论那些事务。

我们将会关注那些事务，因为它们有可能存在变数。如果我们通过对话就改变所有那些事务达成一致，就还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预算分配的某些指标。

所以，除了收到的那些评论之外，我们现在当然也必须考虑本周中发生的讨论。其中包括审核的[节奏]、有关会议时长的问题、有关会议数量的问题，诸如此类的。我们需要在此流程中弄清楚如何回到社群中就此展开对话。

我发现评论中体现的趋势涉及两件事情。第一是审核的[节奏]以及我们何时开始审核，包括审查的时间安排以及持续时长。第二是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制定预算的方法。本周以来，很多人都建议我们采用两年制预算流程，以便让社群和我们有充分时间来就预算的某些基本原则进行对话。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ICANN 组织并不是一家公司，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们是按照公司来运营。所以我们会在预算中安排圣诞节礼物的预算，想必大家都在圣诞节休假 [听不清楚] 时了解到了。

如果更改为两年制预算流程，我们将能够设法提高运营效率，同时保持 ICANN 的特色，也就是增强协作。

感谢你们提供的咖啡。希望这样回答能让你满意。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再补充一点什么。

玛丽莲·凯德：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今天为什么没有显示滚动的字幕了？

邓肯·伯恩斯： 这是因为 Adobe Connect 发生了点问题，所以今天没有显示字幕。

玛丽莲·凯德： 谢谢。

邓肯·伯恩斯： 但会议记录会发布出来，你稍后可以查看。

马跃然： 这里有一条有关邓肯的评论，我要借此机会表扬一下阿什文和他的团队以及会议团队所做的决定。我们认为每个人的信息完整性都很重要，因此我们决定暂停使用 Adobe。为了确保我们第二天能够正常开会，会议团队和 IT 团队通宵达旦加班完成了任务。很感谢他们。

邓肯·伯恩斯: 我们的会议要结束了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 排队发言的人太少了吧。请加入发言队列。

马跃然: 顺便说一下, 我要向克里斯塔提个问题。

邓肯·伯恩斯: 好的, 克里斯塔, 你来回答一下可以吗? 先生, 请用麦克风。

凯文 (KEVIN): 大家好, 我叫凯文, 来自波多黎各。我加入组织有 23 年了。我要说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个题外话, 但还是请大家容我表达出来。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波多黎各有许多人因比特币而一夜暴富的传闻? 这是一种不利于我们事业的流毒, 我希望 ICANN 和其他组织都不要参与这项活动。我知道有很多人认同并允许那些人在用户层活动, 这个很不好。他们说那是互联网 3.0 时代, 但我们还在互联网 1.0 时代, 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帮助。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邓肯·伯恩斯: 谢谢。戴维, 我们的工作与比特币有什么牵连吗?

戴维·奥利佛： 我们的工作与比特币活动不存在直接关系，但事实上确实有着间接牵连，因为使用比特币以及在交易活动中创造和使用比特币的公司通常都需要以某种形式使用域名。但据我所知，我们的事业没有直接参与比特币活动。

邓肯·伯恩斯： 谢谢。好的，跃然，请向克里斯塔提问。

马跃然： 向不清楚情况的人说明一下，克里斯塔是我们的投诉官。大家可能不清楚，她在担任投诉官的第一任期中就提交了一份报告。我想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发现和你准备如何处理相关问题。

克里斯塔·派巴克

(KRISTA PAPAC):

谢谢你的问题，跃然。我叫克里斯塔·派巴克，ICANN 投诉官。大家上午好。我在本次会议之前发布的投诉报告是我对加入投诉服务办公室的前九个月的一个整体审核，这份报告不是特别针对本次会议而发布。报告中提到了一些观察结果和建议措施。其中某些观察结果想来不会令在坐的大多数人感到吃惊，但我认为有必要将那些问题记录在报告中，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我在这九个月中看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们难以接近 ICANN。首先，由于许多用户并不熟悉 ICANN，他们往往是通过自己搜索找到我们组织的，找到我们网站后，他们可能也难以弄清楚应该在哪里寻求帮助。

另外，由于可以投诉的事项很多，他们可能会带着不同类型的投诉找上我们。他们有时候是对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有意见，有时候可能是对我们组织有意见，这确实是我的管辖范围。他们有时候可能对网络内容的意见，或者是要举报非法活动之类的问题。

所以我提出的建议之一便是，我们 ICANN 组织应该制定一种方法，帮助人们更轻松地找到组织中的适当位置。因为在人们找到正确的部门之前，可能会面对多个联系点。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组织的规模在过去七、八、九年中获得了显著发展。我们现在有多个部门，我们的组织结构已经成熟得多，这也会让人们更加难以接近我们。

报告中的一项主要建议是，我们应该关注如何让人们更轻松地找到组织中的适当位置，我们要让人们在经过入口点后便能到达适当位置，否则他们会对自己的经历感到很沮丧。

另一些建议则是与我们使用的命名惯例和分类系统有关。另外，我要借此机会宣传一下我们的重大项目之一，也就是信息透明度倡议 (ITI)。该项目已经在着手处理其中一些建议，

但我认为我们组织上下还可以实施其他一些工作，帮助改善人们的体验。

其中一项建议便是，我们应该关注向人们宣传 ICANN 的管辖范围。人们之前曾就内容、非法活动等问题找上我们，他们认为 ICANN 能够出面解决那些问题或者屏蔽某些内容，但结果却很失望，因为他们误解了我们组织的管辖范围和权限。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向人们更全面地宣传我们组织的管辖范围，这有助于人们建立正确的期望，更轻松找到正确的位置，而不是在辛辛苦苦找到 ICANN 后却不得其门而入，最后还被告知我们无法给予帮助。

报告中还提到了若干其他建议。关于那些建议的处理方法，那些是我向我们的首席执行官跃然提出的建议，跃然会与我进行讨论。我们会坐下来一起讨论那些建议，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他将会认真研究那些建议，并决定如何处理。然后，我们将继续跟进，并在未来报告中向人们公布建议的处理结果。谢谢。

马跃然：

谢谢，克里斯塔。欢迎大家阅读那份报告。如果大家有任何评论，可以向克里斯塔提出，我们需要改善内部的一些流程，才能够更好地为社群提供支持。这也是我们在一线设置投诉官的初衷。

不管大家是否认为我或者我们组织无可挑剔，或者已经感觉我们现在很没意思，不想再向我们提问，但还是请…哦，救星来了。塞巴斯蒂安 (Sebastien)?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大家好，早上好。我不确定我是不是你的救星，但我很肯定我会继续使用可供我们支配的工具，因为如果我们不使用，你们就会认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些工具了。所以我在等着呢。我会慢慢地说，而且我现在会尽量说得更慢一点，好让大家有时间戴上耳机。我想借此机会说一声，当会议安排了口译时，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戴上耳机。就算你的英语水平很好，就算是在听英语发言，耳机的效果也会更清楚，因为会议室中的音响效果有时候不是很好。

我要问一个宽泛的问题。就像刚才有人提到的，我们组织在过去几年壮大了很多。我们会鼓励人们参与，并扩大参与范围。我们会尝试许多事务，但我认为我们需要重点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无法让全球所有 70 亿用户在 ICANN 会议室中齐聚一堂，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才能确保让与会人员具有最宽泛的代表性。我不知道有 2,000、3,000 还是 5,000 人能亲自来现场参加 ICANN 会议。但我们需要确保他们代表着多样性。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组织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我想跃然你应该也意识到了。我们甚至每天都可以明显感觉到这种趋势。我相信在座的专家小组成员也和我一样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如果要我向你们提个建议，我将会建议你们组建某种工作组、系统或者团队，争取降低组织的复杂性。鉴于组织的预算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解决此问题的良好契机。

希望我的表述足够清楚。如果不够清楚，你们可以向我提问。非常感谢。

邓肯·伯恩斯：

谢谢，塞巴斯蒂安。莎莉，可以请你来谈谈我们的组织参与和多样性工作吗？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塞巴斯蒂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就我的工作范围而言，这可能是我花最多时间考虑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增强 ICANN 的多样性和代表性，还要考虑可持续性。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涉及其他资源，特别是志愿者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在持续改善我们的工作模型，以便更多地利用数字化平台在全球各社群展开进一步宣传活动，并加快扩展步伐，向全球所有需要了解我们工作的新的群体分享信息、提供教育，以及帮助他们了解我们。我们正在努力改善利益相关方旅程，这是

一种非正式的叫法，实际上就是为组织吸引新的利益相关方并鼓励他们逐渐深入地参与组织活动，确保他们成为积极高效的参与者。

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点，加入 ICANN 并不意味着来开会就够了。只参加一次 ICANN 会议，哪怕是会议持续时间很长，这也并非高效参与。根据调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培训和能力培养，促使我们的利益相关方高效地参与活动。

这项工作会给语言服务等资源带来巨大压力。ITI 项目的课题之一便是研究我们如何利用数字化工具提供更多语言的信息和培训材料，同时提高成本效益。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就更宽泛的多样性工作而言，我们团队正在与特里莎以及工作阶段 2 多样性工作组合作，以便理解社群对于 ICANN 的期望，并争取及时了解社群就此问题得出的结论。我想你们有些人应该已经知道，我们最近启动了人权工作调查流程，也就是审计 ICANN 在 HRIA 人权方面所作的工作。

我们会严肃对待这项工作。多样性不仅是地域上的多元化，还要求吸引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员，包括态度、经历、宗教信仰、种族，等等。这将会是一项永远不会停止的工作。我同意你说的 70 亿人无法齐聚一堂的说法，但作为一个社群，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感谢你的提问。

邓肯·伯恩斯： 谢谢莎莉。下一位？

莉莲·德·卢克·布鲁日

(LILIAN DE LUQUE BRUGES): 早上好。我叫莉莲·德·卢克·布鲁日，哥伦比亚的全球土著大使。我是瓜希拉地区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的瓦羽族人。

互联网技术对于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为当地人们的开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社群即便在我们自己国家的代表性也很低，所以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认为互联网有人性化的一面，也就是人类利益。正在 ICANN 所作的底层工作带来了这种利益。我的问题是，根据你们在各个 ICANN 选区开展的讨论，应该由什么角色负责为这些代表性不足的社群提供支持？包括当地社群和其他社群。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你的问题。欢迎参加 ICANN 会议。谢谢。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塞巴斯蒂安那个问题的延伸。ICANN 专门制定了许多计划，来吸引代表性不足地区的人们加入我们的事业。

我们制定了新成员计划，以及针对特定地区的 NextGen 计划。我们还有一些 NextGen 参与者会参加在当地举办的 ICANN 会议，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就在本次会议现场。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还是在校学生。这是一种参与方式。

第二，我们特别制定了英才计划，以便吸引来自代表性不足地区的人们参与组织活动。今天的会议上就有这样一个团队，而且我们会在每场 ICANN 会议中安排这样一个团队。英才团队也是一个校友团队。在 ICANN 会议之后，英才计划成员之间将安排许多活动，这是为了确保大家有机会继续学习，以及确保有人联系你们，帮助你们更深入地参与到我们工作中来。

另一方面，我们还负责制定面向全球范围的区域合作战略。我们同事中可能有一两个人就在现场，我可以看到克里斯·蒙蒂尼 (Chris Mondini) 就坐在那边。我不知道拉丁美洲副总裁今天有没有来，

但今天确实有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同事，他就是驻圣卢西亚的阿尔伯特·丹尼尔斯 (Albert Daniels)。他负责确保所有人（包括所有我们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到地区性工作中来，并结识他们地区中的其他社群成员，确保他们可以使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讨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有机会在与他们当地非常相关的环境下参与 ICANN 的工作。这通常需要与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密切合作，特别是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以及 ISOC 等组织。

一般情况下，我肯定会问你是否认识阿尔伯特，如果你还不认识他，我肯定会介绍你们认识，他就是你在 ICANN 的代表。这无疑是很人性化的，也是我们尝试融合所有这些事务的举措之一，从而我们可以通过网站和在线培训计划等向大家提供信息，同时，我们还会将你介绍给你们地区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其他人员，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你们当地的方式促成此事。

希望日后能够看到更多来自你们社群的成员。很高兴能在这儿见到你。谢谢。

邓肯·伯恩斯： 谢谢。

马跃然： 我可以问几句吗？

邓肯·伯恩斯： 好的，[听不清楚]。

马跃然： 塞巴斯蒂安，阿克兰指出我们实际上没有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我的错。你提到 ICANN 组织正在日益变得复杂，我第一个表示赞同。塞巴斯蒂安，我记得我们两个是两年前在

马拉喀什的一场晚宴上认识的，当时我们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你了解的信息总是比我多。

但我认为本周我们讨论的不仅是个预算问题，还是一个疲劳度的问题。重申一下，我们目前进行的九项审核（其中第一项是有关问责制的审核），就其系统本身而言就缺乏效率的。本周的讨论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是谁首先开始了那场对话？因为这件事情更有意思。如果我们就某件事情达成了一致，认为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做点什么，那么应该由谁开始做？

经历本周讨论，我越来越清楚我在这件事中的角色。我觉得自己应该自信地向你们提出建议，以便你们做决策。我们必须进行对话，以对话的方式突破那些效率低下的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例如，我收到了许多有关员工的问题，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2019 财年有点像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并非一个很好的示例，抱歉。不好意思。但在 2019 财年中，我们第一次开始承担实施全新问责制措施转型的所有代价。章程由原来的 80 页、50 页变为现在的 380 页左右，我们根据各种正当理由在其中为我们赋予了许多新任务。这是我们添加更多人手的原因之一，我们还增加了审核以及其他许多事项。

同时，我们将在日本举办一次会议，我个人对此事很期待。这是会址轮换讨论确定的一项工作，但在日本开会的成本很高。抱歉，[政策]，我想你实际上就是那个委员会的成员。

我们会在全球各地轮流举办会议。有些地方的会议成本比其他地方要更高一些。

同时，可用资金在我们新增审核工作量时却不断减少。总之就是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几年之后，某些情形应该会发生改变。

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塞巴斯蒂安。我想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方法。我将提议社群就例如预算流程等变更事宜做出决策并与我们对话，从而改变审核的节奏、审核的持续时间等。我不会建议取消审核，这是另外一回事，需要另行讨论。然后我们将一件事一件事地来完成。

塞巴斯蒂安，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邓肯·伯恩斯：

谢谢跃然。远程参与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詹姆士·科尔

(JAMES COLE)：

这个问题来自 .GAY LLC 的杰米·巴克斯特 (Jamie Baxter)：

“我想问一下，在董事会要求启动 CPE 调查后，哪些组织机构将参与确定调查范围？”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泰德 (Ted)]，我们听不太清楚远程麦克风的聲音。

詹姆士·科尔： 这个问题来自 .GAY LLC 的杰米·巴克斯特：“我想问一下，在董事会要求启动 CPE 调查后，哪些组织机构将参与确定调查范围？另外，董事会需要批准向 FTI 提供的最终指示吗？”

邓肯·伯恩斯： 谢谢。约翰·杰弗里，可以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约翰·杰弗里： 谢谢杰米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会记下你的问题，我们希望给你一个准确、全面的回答，而不是一个部分正确的回复，让你自己去猜测其他部分。我将记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本次会议后联系你提供回答。

邓肯·伯恩斯： 谢谢约翰。还有其他问题吗？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不想 [听不清] 会议。如果你想关掉它，那尽可以这样做。我这次以英语发言，以此表现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多样性特征。下次来的时候，我会以西班牙语发言。

感谢跃然的解释。你感觉你的想法有了一些转变，而且你说这里不是提建议的好地方，对此我表示感谢。我觉得由你来提出

建议可能更合适，哪怕你的建议最后需要由我们来讨论，毕竟有人提出建议总归是好事。

我举个例子。你的话语权比我大，所以我倾向于由你来提出建议。例如，几年前我还是董事会财务委员会成员时，我多次建议制定至少为期三年的财务计划，但没有人听我的意见。我觉得时间长一点才合适，不管是三年、五年还是两年，但一年肯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长远的眼光。所以听到你们正在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好事。

关于降低组织复杂性的问题，这并非一个预算问题，虽然最后可能会涉及预算，但它确实还是一个有关参与者疲劳度的问题。我要就疲劳度指出一点，就是谁能够真正参与到 ICANN 工作中来。对于自己的日常工作与 ICANN 无关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是很难参与进来的。你没法在半夜参加一个大会，然后第二天早晨 8:00 又去上班，你也不能在上班期间接听会议电话。

所以他们很难参与进来。说到底，最后能真正参与进来的只不过是那些专注于我们的事业的，不必为钱和收入发愁的人，已经退休的人，或者以此谋生的人。“普通”人是很难真正参与进来的。而且对于此事，我们没有解决办法。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情况，那就不能声称会议具有全球代表性。同时，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代表他人以及让他人代表我们发声的方法。

否则，我们将会面对太多人、太多工作组，或者太多其他事务。谢谢。

马跃然：

谢谢。我觉得你说的都很有道理。有趣的是，谈到社群的疲劳度，组织内部实际上也产生了疲劳度。虽然我们是拿薪水的，但繁重的日常工作以及为社群提供支也让我们团队感觉到很有压力。我说这话不是在抱怨，只是表达我们有着相同的负担。

我尊重自己担任的 ICANN 组织 CEO 角色，同时也尊重社群的权力。但就像你提到的，塞巴斯蒂安，我在重新思考某些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有时候，必须得有人提出第一个建议，我希望那些建议能够得到重视和讨论。

但我觉得这个社群的一大特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运转。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和两年前讨论的已然不同。我们目前所实施的大部分工作并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流程由我提议的，而在几年前，我们组织就是采用这样的流程。现在，我们有机会针对我从社群中搜集的意见展开讨论与对话。我想到一个提案后，便会与大家讨论，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对话进行决策。

也许你将成为一个瑞典人。这个就很无聊了。谢谢。

邓肯·伯恩斯：

谢谢跃然。还有人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准备结束会议了。跃然，你要不要向在场的哪位提最后一个问题？

马跃然： 我们轻松一下玩个游戏可以么？

邓肯·伯恩斯： 这要看情况。我们可能关闭你的麦克风。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KIRAN MALANCHARUVIL): 对不起，打断你一下。

马跃然： 请讲。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我的问题很简短。大家好。我叫基兰·马伦查鲁维尔，是 IPC 秘书长，我代表 Winterfeldt IP 集团。在本周的多场会议中，我曾与你们中好几个人联系过，强调为我们当前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保持透明度的重要性。你们是当之无愧的社群领导，你们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代表社群处理各种 GDPR 问题。

我有一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目前正在解决许多有关 GDPR 的问题。你们需要经常去欧洲出差，与 DPA 展开磋商，以及与委员会代表进行商谈。但我得说，就你们的工作而言，我们社群

不太能够及时了解相关情况，你们的工作有这么多，而社群了解的情况只有这么些。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信息，希望有机会参与你们正在处理的大量工作。你们甚至可能发现，我们能够在某些方面为你们提供支持。

具体而言，我们想要了解的信息包括，你们到底是和什么人在磋商？你们在会谈中到底讨论了什么事情？

你们总是在博客帖子中说“进展顺利”，我们当然很乐意听到这样的消息，但如果你们能够详细说明你们为什么觉得一切顺利，那就更好了，因为有些人可能与你们持不同的观点。

我之前曾与杰米讨论过合规性举措的透明度问题。就那个问题而言，我们不仅希望了解你们应某项投诉与什么人进行了商谈，还希望查看对方向你们提供的文档，就像你们将我们提供的文档分享给他们一样，比如签约方。

总而言之，我们感谢你们制定了各种流程以便社群参与组织工作，同时我们希望你们能够进一步增强透明度，让参与这些流程的社群成员能够了解更多具体信息。这有助于增强我们对组织的信任，还可能有助于减少克里斯塔收到的投诉数量。
谢谢。

马跃然：

谢谢。我可以开始回复你的问题了吗？我理解你的沮丧感受。我知道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参加本场会议的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关于你的问题，我们已经公布了相关信息，例如我们将与第 29 条技术工作组讨论什么问题？你们之所以了解此事，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与他们提供的信息都分享给你们了，包括相同的法律研究和相同的问题。我们提供给他们也就是这些。我们的讨论范围也就是这些。

我们会继续将与那些具体问题有关的信息提供给大家。本周之后，我们将增加一些问题，因为在对话中 - 谢谢你提到这一点 - 存在新的变化。我知道社群中存在多种观点，例如社群曾就认证模式开展了多次讨论。我们也会将这些问题传达给他们。

所以你们实际上是知道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的，但有些事情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也在等第 29 条工作组为我们提供相关信息。我们问过他们，他们也向我们提供过几次信息，而我们也已将这些指导信息发布在博客中和第 29 章工作组提供的信函中。

我们会尽可能保持透明。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几乎是在以私下交流的方式回答你这个问题。当我们制定出这个流程时，毕竟在八个月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流程，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你在八或九个月之前开始追问我的时候，你们当时问我准备

怎么做，我想我们必须制定一种 ICANN 的创始人没有想到的流程。

在这九个月中，我们决定要保持透明。当某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合规性问题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既定的方式与社群进行互动。我们需要在事后总结有没有做错什么？当然。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希望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模型。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我们对这个模型的看法，我们也向 DPA 提出了那些问题。我们正在就那些问题进行讨论。

我有必要在本次会议中声明，那种讨论并非协商，也不是实施。我们正在试图就实施某项欧洲新法案寻求法律建议，但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确切的答案。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合规性问题，然后将我们的想法告诉你们，接下来就开始实施。我们决定不那么做，因为它不符合道德要求，它不是 ICANN 的做风。

我们会继续尽我们所能告知你更多信息。这次是因为在与第 29 条工作组互动，因为他们需要根据既定的法律框架进行讨论我在过去九个月中曾说过，作为不同的利益团体，你们也必须与你们当中能够和欧洲 DPA（也就是第 29 条工作组）对话的代表进行讨论，实际上我还向你们中的某些人提供过联系地址，以便你们向他们写信、发邮件和打电话。因为我认为选区中的不同利益团体都需要与他们进行直接对话。

这件事情现在快要结束了，但这只是结束的开始，或者说是开始的结束。在此之后，我们还会开展实施工作。我准备结束这个问题，并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考虑到我们针对各项模型会得到更多指导，从而执行指导意见，因此所有参与人员都将承担艰巨的任务。

我很尊重签约方，我很尊重你们的合法目的以及对信息的需求，我们将继续改善这一方面。我感觉我们甚至可能会在巴拿马讨论 GDPR 的问题。

感谢今天早晨第一个向我提到 GDPR 这个缩略词的人。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你以为您可以摆脱这个问题。

马跃然： 我醒来后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谢谢你，基兰。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我简短地澄清一下。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期待你提供机会让整个社群的人能够参与到和 DPA 以及第 29 条工作组的会谈中去。这个不现实。但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公布你们在和什么人会谈以及具体在商谈什么问题，这些额外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

既然你们在寻求法律方案，那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约翰 (John) 在哪里？哦，约翰在这里呢——我自己也是名律师。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答案，因为各人对法律的解读各不相同。所以律师在说话时总喜欢说“看情况”、“也许”之类的词，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你们的问题…

马跃然：

基兰，我提醒你一下，你了解我们向他们提出的问题，那些问题都已经记录在烹饪书里了，你肯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还会在烹饪书中添加更多信息。我们会在发布问题的同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你们，我们会在发出信息的同时发布那些信息。你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问题。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我们提出过的，或者是由社群提出的，所以你可以放心 13…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明白。我的意思是，平心而论，烹饪书是在星期五发布的，你们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还召开了几次会议，但我们对那些会议内容并不太了解，所以我在开始发言时才提到了你们正在不断进步。但我们确实需要不断进步。

感谢你们这此付出的努力。结束发言之前，我要鼓励在座其他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建议组织代表大力支持社群的多样性和参与，这个代表应该是莎莉吧，我过去四年来一直在呼吁这

个问题。请考虑为需要育儿的女性提供资源，以便她们能够带着孩子来参加会议，这样我们才不会长时间疏远她们。

这对于年轻母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也是一位母亲。年轻母亲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来参加会议，因为照顾孩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要再次呼吁我在过去四年中每次会议中都提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就是带着女儿来参加 ICANN 组织活动的。我要呼吁组织考虑为年轻女性分配更多资源，以便她们在 ICANN 发出自己的声音。非常感谢。

马跃然：

谢谢。不客气。

邓肯·伯恩斯：

远程参与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詹姆士·科尔：

这个问题是由约翰·普尔 (John Poole) 提出的。“按国家/地区及 ICANN 区域显示 a) 域名注册以及 b) 域名注册人的地理分布的 ICANN 数据保存在哪里？你们将该数据发布在网站上具体哪个位置？我刚才在现在正举行的注册人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给出回答。”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信号不太好，我没有听清楚问题的开头部分。

邓肯·伯恩斯： 詹姆士，请重复一下问题。

詹姆士·科尔： 明白。“按国家/地区及 ICANN 区域显示 a) 域名注册以及 b) 域名注册人的地理分布的 ICANN 数据保存在哪里？”

邓肯·伯恩斯： 阿克兰？

阿克兰·阿特拉
(AKRAM ATALLAH):

感谢你的提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掌握所有注册数据以供我们进行实际分析，但我们可以尝试收集这些数据。我们已经着手在社群中收集市场索引数据。这或许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数据，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划分地理区域。

澄清一下，为了更好地划分地理区域，我们可能需要收集所有注册的信息、每个注册人的地址，并且能够将两者关联起来。而目前我们不能访问这些信息。众所周知，WHOIS 记录实际上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库，并非一个由我们控制的集中数据库。

但我们正在收集有关市场的更详细信息和更多数据，如果社群同意的话，我们也可能收集那些记录。谢谢。

邓肯·伯恩斯： 谢谢阿克兰。我们又收到了一个远程参与者提出的问题，不过是以西班牙语提出的。请大家戴上耳机听翻译。

口译员： 感谢你们提供发问的机会。我叫胡安 (Juan)，来自秘鲁的利马。秘鲁的网络钓鱼和互联网欺诈活动非常猖獗。我们多年来一直遭受来自那些用于实施网络钓鱼的域名的注册人的攻击。在 90% 的情况中，那些域名都是专门用于实施网络钓鱼攻击的。

我们向注册服务机构提供了说明和证据，但他们总是不能在欺诈得逞之前及时采取行动，我们最后往往会表示不用行动了。也就是说，当他们行动时，我们已经不需要他们的行动了，因为我们需要他们在有人实施欺诈时立即采取行动。

但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做法让我们很吃惊，他们居然完全没有想要消除发生在他们网络中的网络钓鱼活动，这让我们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行动来缓解发生在他们网络上的欺诈活动。而且我们发现根本没有相关法规制度强制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我的问题是：ICANN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ICANN 是否了解这种情况？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展开联合行动来应对这种情况？这种需求很迫切，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邓肯·伯恩斯： 谢谢。阿克兰，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阿克兰·阿特拉： 感谢你的提问。这确实是我们互联网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坏人注册域名后马上实施恶意行动，然后又迅速丢弃域名，重新注册一个。任何人如果要想通过被动响应来快速应对这些非法活动，那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然而，我们已经在新的 gTLD 合同中为所有 TLD 制定了一个框架，要求他们扫描自己根区中的恶意软件，并确保采取实际行动。在接受审计时，他们必须向我们提供行动报告。我们已经在约六个月前敲定了该框架，现在所有新的 gTLD 都会按照此框架行事并采取行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应对措施，我们建立了主动预防机制，而不是被动响应。

同时，我要指出一点，我们已经组织 OCTO 团队以及合规性团队调查这些注册发生在什么位置，以及那些恶意活动发生在什么位置，从而我们可以为社群提供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以便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制定相关政策来切实缓解已经发生的恶意活动所造成的危害。

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邓肯·伯恩斯： 谢谢阿克兰。这位先生？

迪恩·马克斯

(DEAN MARKS):

谢谢。我是网络问责制联盟的迪恩·马克斯。抱歉我又要提到 GDPR 问题。但我的问题实际很简单。昨天我们递交了一份目的声明。这份声明是由来自 MarkMonitor 的斯塔顿·哈莫克 (Statton Hammock) 提交的。但许多公司都在尝试遵守欧盟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委员会要求声明内容更加详细，也就是一个目的声明，并特别链接回有关 GDPR 定义的个人资料的处理和收集活动。

跃然，我知道 ICANN 在烹饪书的第 7 条对目的声明有更详细的描述，但其中似乎并没有遵循委员会实际提出的技术建议和指导。所以我的问题是，关于我们提交的声明，你们是否会将其发送给 DPA，并向社群公开？谢谢。

马跃然:

我先回复一下，然后我再问问约翰·杰弗里的看法。总体来说，我很尊重 DPA，我知道他们会仔细查看你们提供的信息，你们也将那些信息发送给我们了。我们并不是唯一的信息获取渠道，如果他们仅依靠我们提供那些信息，那我才会感到吃惊。所以我们必须在收到信息时尽快发布，而不管信息来自哪里。

另外，我曾多次听说你们没有足够深入地调查某些事情。有时候，这会导致你们与我们持不同意见，这很公平，所以烹饪书

中还提到了当社群持不同意见时的处理方案。基兰，我们就是在询问这些问题，现在你清楚我们向他们所提的问题了吗？

约翰·杰弗里 (J.J.)，不知道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约翰·杰弗里： 没有，除非你觉得我们应该回复更多信息。我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事情的其他方面。

迪恩·马克斯： 不，就这个问题还有许多深层回复。

约翰·杰弗里： 有请。

迪恩·马克斯： 谢谢。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不是请求分析我们提交的东西。这是一个详细的声明，旨在遵守 ICANN 从委员会以及 ICANN 自己的法律事务所收到的指导方针。所以我们不是在提问，不是在提出异议，我们是想做一些对整个社群以及 [ICANNTap.org] 有帮助的事情。

我的具体问题是，你们是否计划以 ICANN 组织的身份将该声明提交给 DPA？告诉我们是或者不是就好了。

马跃然： 我重申一下，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些信息，他们可以随时查看到。

迪恩·马克斯： 我听不清楚你的话，跃然。

迪恩·马克斯： 发布信息时，我保证欧盟的 DPA 能看到你们提交的内容。

我要强调几点，这几点也记录在烹饪书中，其中一个问题是，当社群提出多种观点时，我们都会悉数通知 DPA 并与他们进行磋商。

迪恩·马克斯： 跃然，烹饪书中没有说明我们的目的声明对于欧盟法律而言是否充分。我的意思是，ICANN 组织是否会将我们的声明直接提交给 DPA，或许我们会。我只是希望你们回答是或者不是。ICANN 组织会将我们的声明连同烹饪书以及其他后续文档直接提交给 DPA 吗？是或者不是？

马跃然： 不，你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是非问答题，我的朋友。当 [听不清楚]，我们会将所有问题提交给 DPA。我已经提到，我们还会考虑大家在本周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我很感谢你们付出的努

力。你们也可以直接将这些信息发送给 DPA。你不必通过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迪恩·马克斯： 好的。

马跃然： 我九个月前就开始让你们这样做了。我说你们只要…

迪恩·马克斯： 我们已经直接向 DPA 提交过几次材料，这你是知道的吧？

马跃然： 我想问一下…

迪恩·马克斯： 我们提交了多少次？三次。

马跃然： 不，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坚持要我来替你们提交？当然，就像我一直都在说的，我们会向 DPA 提出这些问题。但你们为什么坚持要我帮你们提交？你们坚持要我提交你们自己已经提交过的材料，这其中有没有我所不知道的原由？我对这个不太理解。

迪恩·马克斯： 因为我觉得你从你们法律事务所 Hamilton 以及欧盟委员会收到过指导意见，说目的声明的内容不够详细，而我们只是想提供一些帮助。跃然，ICANN 组织会在特定时间点决定和提议递交提案，因为你曾说过你会以 CEO 的身份做决策。所以相比社群提案，你们会选择特定要素作为 ICANN 组织的提案。

马跃然： 我的朋友，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所作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很开放和透明，我们也通过对话就此事进行了深入讨论。想必在座所有人都会认同此事。我很尊重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是的，我最后要做决策，因为在 ICANN 组织中，我根据制度必须做出一个决策，对此我当然很乐意。但你们会在我做任何决策之前了解到相关信息。在做最终决策之前，我们会尽量向你们解释相关问题的背景。我们尚未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已经在考虑你们的意见。

迪恩·马克斯： 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

马跃然： 因为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刚才应该回答得更加具体一些。抱歉，我脑子有点慢。我今天想问题的思路有点慢。因为这不

是向 DPA 递交提案的问题，而是我如何向大家公开信息处理方式的问题。以后在研究内部决策流程时，我们会考虑你的看法。

迪恩·马克斯： 谢谢。你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谢谢你刚才反复回答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马跃然： 没有，没有，[听不清楚]。谢谢。

约翰·杰弗里： 我方便说几件事情吗？

马跃然： 如果我说错了，欢迎大家纠正。

约翰·杰弗里： 我不是要纠正你的话。事实上，我只是想就项目透明度补充几点，另外重复一下基兰提到的问题。

我们收集到的所有文档都会发布出来。如果你们在我们网站找不到，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会尽力将 GDPR@ICANN.org 收到的所有信息都发布出来给大家查看。

在与 DPA 沟通时，我们会确保他们能看到完整记录，他们的流程会保障这一点，这一点在他们的分析工作中很重要。不仅包括我们发送给他们的信息，还包括社群正在收集的信息，我们知道他们会严肃对待此事。

另外我要向你们组织说声抱歉，因为史蒂夫·梅塔利茨 (Steve Metalitz) 在本周前几天曾发给我一条消息，说我们误会了你们对这个模型的某些观点。我们会就此事发送一个正式回复，但我还是希望现在当着你的面说声抱歉，我们并非故意误解你们的。我们实际上很欢迎你们的提交方式，那对我们的立场是一种支持。所以我们之前误会你们了，我很抱歉。

我们会收到大量信息，并将大量信息整理到模型中，我们希望能够准确体现各种信息。如果在本周前几天指出这个问题的是你们而不是史蒂夫，那就更好了。

继续说第二件事，我们已经发布了烹饪书，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对此发表意见。如果你们发现某些我们没有在附录或其他部分说明的问题，我知道本周大家发表了许多评论，大家可以问各种问题，例如为什么收集数据，如何保留数据等。我们想了解你们是否认为我们的工作存在不足。如果你认为有文档可以支持其他立场，请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希望收集这样的信息，以便将临时的临时模型改善为临时模型。

迪恩·马克斯： 谢谢约翰·杰弗里。感谢你纠正这个问题。谢谢你发表这个声明。时间很紧张，大家都在努力工作，这是个很好的现象。所以非常感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

约翰·杰弗里： 谢谢。

马跃然： 我介绍一下，刚才向大家道歉的是我们的首席律师约翰·杰弗里。我非常期待在 Twitter 上看到这条消息。

迪恩·马克斯： 非常非常感谢。

邓肯·伯恩斯： 时间差不多了。还有其他人要提问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该结束今天的会议了。感谢大家早起参加本次会议，感谢大家提出的问题。

提醒一下，本次会议的记录将发布网站中。对于没有在会议现场回答的问题，我们将在合适的时间通过“总裁信息角”予以回答。我记得至少有一个需要事后回复的问题。

谢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